

● 峻 巽

# 金狮与魔王



社

# 金狮与魔王

峻 骧 著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华光Ⅲ型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排版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625印张 355千字 4插图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623

ISBN 7-5332-0608-8

I·87 定价：5.15元

##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入一个长篇三个中篇，有新武侠小说，也有推理小说。作者熔中国通俗小说传统艺术特色和西方纯文学艺术手法于一炉。写大场面有“大江东去”的气势，写人生命运和人物心理、感情，幽深而细微，写大处举重若轻，写小处滴水见太阳，写历史有史诗的境界，写现实时髦、现代化、洋化，很“新潮”，写复杂的矛盾纠葛的发展进程无一不出乎读者的意料之外，既有强烈的趣味性娱乐性，又有较高的思想性，尤其对青少年有着重要的启示性。

---

## 序

本书作者峻骧，是近年来在海内外颇有影响的著名通俗文学作家、艺术理论家和艺术史学家。他的作品和论著两次在全国和国际获奖，其通俗小说多在香港出版，被港、澳、台胞和海外侨胞、华裔称为“内地的金庸”。读了这部书收入的《王尽美传奇》、《刽子手之恋》、《晚清奇侠传》、《金狮与魔王》一个长篇和三个中篇，就知道这些作品同金庸的新武侠小说名著完全可以媲美，且有着他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这里说的通俗文学（包括新武侠小说），不要误认为是街头小摊出售的格调低下、海淫诲盗、荒诞不经、胡编乱造的非法出版物，而是指的代表东方文化智慧之花和审美意识的，具有诸如《红楼梦》、《水浒传》等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特色的大众化通俗化的文学作品。

这部书有新武侠小说，有推理小说，也有革命历史题材、舞蹈家和杂技团题材的小说，五彩缤纷，争奇斗艳，可以欣赏到峻骧作品多方面的艺术风采。峻骧继承了中国通俗小说传统艺术的精华，可读性特强。人物性格鲜明，人物和人物之间的纠葛错综复杂，故事有头有尾，情节跌宕曲折，设有种种悬念，惊心动魄，扣人心弦，一开头就引人入胜，只要一读起来就叫你非一气读到底不可。同时，他又吸收了西方纯文学的艺术精华。融汇中西而返朴归真，取古今中外之长熔于一炉而

炉火纯青。他对“大背景”“大场面”的描写具有“大江东去”的气势；对于人生命运和人物感情的描写，心理描写，又是幽深和细微得严丝合缝，巧夺天工；写“大”处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写“小”处则以小见大，凝重朴拙，博大深沉；写历史具有史诗家的胸怀胆识，具有史诗的高屋建瓴，史诗的境界，史诗的气势；写现实又颇为“洋化”、“现代化”、“时髦”，从思想意识到叙事形式都很“新潮”；既写了大义凛然、具有忘我献身精神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又写了思想开放，叱咤风云的新时代的青年，和“心”“面”不一的性格有发展变化的足以反映大千世界的各式各样的人物。

这几部作品虽然各有千秋，但有一个共同点，是都放得开，收得拢。尤其《刽子手之恋》更是如此。中国传统艺术手法和西方推理小说艺术手法，结合得特别巧妙，实在是得心应手。写悲剧人物有泣鬼神而动天地之力，写喜剧情节有使人与书中人物同样动情之功。有的明明是悲剧人物却得到喜剧的结局。一些情节发展中的巧合和误会都十分入情入理。复杂矛盾和纠葛的发展进程无一不出乎读者的意料之外，而又天衣无缝。写一些人物的现代意识和现代生活方式，既放得开手，又掌握分寸。在字里行间还蕴含着很多人生哲理和值得人们反思的问题。总之既有强烈的趣味性娱乐性，又有很高的思想性，尤其对广大青少年读者具有特别重要的启示性。

峻骧从十岁就拜在已故螳螂拳名家孙文滨门下习拳，后又拜著名的八卦拳三代传人郭占民和吴式太极拳名家王培生为师，既习武又学文，既研究中国传统的武术和杂技，又研究西洋舞蹈，既是学者又是作家，既是多产的歌舞剧和影视文学

的剧作家，又是著名通俗小说家。他现在年富力强，风华正茂，希望在文坛作出更大贡献。

许 评

1989年1月19日泉城玉函山下

## 目 次

序.....	1
王尽美传奇.....	187
刽子手之恋.....	1
晚清奇侠传.....	346
金狮与魔王.....	478

---

# 刽子手之恋

## 楔子

八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全市最豪华的一座三星级宾馆、三十八层的东海大厦发生了一件坠楼血案：住在二十六层客房的市歌舞团总编导夏子雨，傍晚时分，突然从凉台上摔了下去。当时两腿破碎性骨折，内脏严重震伤。送进医院后一直昏迷不醒，虽经全力抢救，仍无效，于次日凌晨死亡。

夏子雨刚刚四十八岁，正是艺红人盛、成果累硕、生命大放华彩的壮年，他正在创作的四幕大型舞剧《刽子手之恋》已经作为歌舞团重点剧目，纳入排练计划，尤其令人瞩目的是，该剧深得在市里一位投资最大的外商、华裔马来西亚人白欣之先生的青睐。白先生半个月前看了舞剧第二幕《月慧菩萨》的彩排之后，对《刽子手之恋》一剧表示大力支持，当晚决定资助十万元人民币，作为舞剧制作服装布景和排练补助之用。为加速舞剧创作进程，白欣之还把他在东海大厦二十六层的两套房间，让给总编导夏子雨和舞剧音乐的设计者作曲家李耕夫居住。八月二十八日这一天，既是舞剧所描绘的一九二八年陕西凤翔城外屠俘五千人大血案发生的日子，也是夏子雨和李耕夫预定舞剧剧本和总曲杀青的日子，他们约定这一



天完成全剧案头工作，两人交换三天意见，九月一日全剧开始连排，赶在圣诞节前正式演出——这也是白欣之先生提出来的。然而却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夏子雨突然暴亡；不只歌舞团震惊，全市整个文艺界，甚至省城文坛也都惊诧议论，谣诼纷纭，是自杀？误杀？还是他杀？各种说法，都各有各的道理。

夏子雨是中国舞协省分会副主席、省剧协理事；他的妻子是一位女作家叫赵心怡，独生女儿夏静又刚刚获得通俗歌曲大奖赛著名青年歌手桂冠。他的家庭可说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幸福的艺术之家。这样一个在事业和生活上都是志得意满的人物，会在创作的高潮时节，弃世自戕，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他的同事、舞剧的女主角林青瑶那天下午与男主角许志刚都曾经在他的房间排练过，都认为夏子雨神智清楚，工作热情，绝对不会寻短见。那一天晚上他还与文化局艺术处的干部张文舟、晚报的女记者曹小蕾事先有约，要向他们披露舞剧《刽子手之恋》编导过程中的内情。张文舟和曹小蕾这一对文坛情侣按约来到东海大厦门前的时候，恰好看到夏子雨从二十六层凉台上一头栽下。说来也是蹊跷，他们同时看到了凉台上闪过另一个人的面孔，于是那个当事人就成了重要的杀人嫌疑犯。

那人不是别个，正是追求夏子雨的女儿夏静的冯坚。他是原海军要塞区副司令员冯长河的长子，眼下是龙兴贸易公司驻香港的总经理，是一位颇有名气的青年改革家。要不要立案侦察？公安局内部发生了争论。正在有关当局举棋不定之际，以善写隼永犀利杂文闻名的令狐冲在晚报的《滨海夜谭》栏里发表了一篇杂文，题为《夏子雨之死与 828 血案》，把

眼前发生的事件与五十八年前和十六年前在同一个日子——八月二十八日发生的两起血案勾连起来，这三起规模不同、性质殊异的事件被令狐冲点染勾勒，若隐若现，透出一些古怪消息，令人更加猜疑遐想。令狐冲写道：

“八月二十八日是个不祥的日子，五十八年前的这一天，陕西凤翔城外，发生了一起中国现代史上惊人的大血案，陕西省主席宋哲元将军下令屠杀了顽固的地方军阀党玉琨的五千多名被俘士兵，制造了中国内战史上一次令人胆战心惊的血案。夏子雨编导的舞剧《刽子手之恋》就是以这次凤翔屠俘中一个传奇故事为背景创作的。为什么夏子雨要翻拨历史灰烬，惊动那五千名早已灰飞烟灭的冤魂孤鬼？花好月圆，天上人间，有多少美丽的故事可歌可舞，夏却偏偏要追寻这样一个看不出有什么现实意义的历史题材呢？是猎奇探幽，还是惊世骇俗，抑或有什么更深的意义？笔者不揣冒昧，妄加推测。夏子雨本人有一段血淋淋的经历却令人深思：十六年前，也是在八月二十八日这一天，本市曾发生过一次行刑事件，在海军要塞区海滨靶场上有七个青年军人被绑赴法场，六人被枪杀，只有一人临刑前被‘死缓’了。那时候要塞区还是市民的禁域，军事法庭又是秘密审判，外间很少有人知道此事，但是那个临刑前‘死缓’的青年军人却目睹了一切，他也深深地感受了一次濒临死亡的刺激。让犯人陪绑临刑是中世纪的残酷刑处之一，眼看着自己的战友，在同是战友的枪击下倒在血泊中，那刺激，自然是刻骨铭心的。这位死里逃生者，就是夏子雨。听说这些年来夏子雨一直在奔走呼号，希望能为十六年前八月二十八日夜间接被枪杀的那几个青年军人平反，然而却收效甚微，那个被称为629快艇叛逃案的真象，至今依然在五

里雾中。舞剧《刽子手之恋》所表现的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早晨发生的血案，难道与夏子雨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晚上所亲历的陪绑杀人事件毫无关系吗？诚挚的艺术家在他选择这一历史积案时难道没有更深的寄托吗？明眼人自然会看得很清楚。可是今天他又在八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奇怪的死去了！据可靠消息，这一天晚上他原定要向记者揭露一些编导内情的，这里恐怕既有舞剧《刽子手之恋》的编导内情，也有629快艇一案的真象。然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却死了，这不是非常不正常的吗！难道还不值得立案侦察吗？公理正在战胜谬误，民主法制正在替代专制独裁，为死难者昭雪，以慰天下的时候到了。”

令狐冲的杂文像火上浇油，人心更加沸腾。市公安局不断接到电话和群众来信，敦促破案。刑侦处长于冰坐不住了，他反复研究了令狐冲的文章，感到此人深谙内情，就给晚报打电话，寻问此公下处，想去拜访。不料晚报女记者曹小蕾回话说：令狐冲虽是老作者，但他素来隐姓埋名，报社并不知道他在何单位工作，令狐冲者，笔名也，此乃金庸小说《笑傲江湖》的主角名字。

刑侦处长于冰非常奇怪，令狐冲经常在晚报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文呀，怎么会不知道是谁呢？他认为曹小蕾有意隐瞒，就派女侦察员林昭，专门去了一趟报社，从汇寄稿费存根上找线索。结果更加出人意料，原来令狐冲从未领过稿费，一直由本栏责编——女记者曹小蕾为他立了个户头存在银行里。这一来令狐冲是谁又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

受此事影响最大的是歌舞团。《刽子手之恋》总编导猝亡后，舞剧只好停下，一时群龙无首，无所适从。那些吃着营养

补助餐的青年演员们，精力旺盛，更传出了种种说法，最多的都指向马来西亚的白欣之，有人甚至考证出这位东南亚百万富翁竟是舞剧中凤翔土皇帝党拐子的后裔。他所以表示大力支持，实在是欲擒故纵，把编导夏子雨和作曲李耕夫请到东海大厦去住，更是心怀叵测，实际上是为了便于控制。有人说夏子雨很可能是被人服用了像日本电影《追捕》里那种神经阻断药，才跳楼自戕的。实施谋杀计划的可能是冯坚，也可能是女主角林青瑶。因为这两个人都与白欣之有特殊关系。

由于市里曾发现过港澳黑社会人物潜入联合内地犯罪分子作案的疑案，有人更提出一些离奇之极的说法，矛头指向一个名叫王心斋的老犯罪分子。因为，此人是黑白天道龙华会的教首，解放初期因从事反动道会门活动曾被判七年徒刑，刑满后过了十几年，又因破坏生产，梦想变天罪被判十年徒刑，经白欣之出证，才提前释放，在夏子雨之前他又住过东海大厦那个房间，使人不能不怀疑他作了什么手脚……一时云谲波诡，谣诼纷传，使人们不能不回忆起舞剧第二幕《月慧菩萨》第一次彩排的那个关键性的夜晚……

—

昏暗空旷的佛堂里。两支猩红的大蜡烛，突突燃烧，忽高忽低的火苗子，像两只仰头的大蟒吞吐的蛇芯儿，陡增了几分阴森。

高敞幽深如夜之苍穹的殿堂顶端，从看不清的黑暗处，垂下四幅丈二宽、数丈长的魂幡法幛。巨大的帏幔上，金丝银线，绣绘着些稀奇古怪的图案：有白骨森森的骷髅，有金光熠

熠的法螺，更有些似龙如蛇，又像蜥蜴的东西蜿蜒上下，在跳动的烛光中，闪闪烁烁，仿佛在痉挛地爬动着。蓦地一束旋动的蓝光，照亮了佛座之上，三头六臂张牙舞爪的神佛立像。三头并生，正面是豹额突睛，怒目横眉的怒像；左面是巧笑倩兮，美如桃花的喜像；右面却似泣似诉，一脸哭像。神佛如真人一般高大，一只脚踏在身前俯卧的独角怪兽上，六只长臂，如百年老树的虬枝枯杈，伸向躯体两侧的四空，手里抓着各种莫名其妙的物象，在盘旋的蓝光里若隐若现：有淋血的青锋宝剑，金黄的吉祥佛铃；锯齿的六耳环刀，雪白的马尾拂尘；剩下的两只手里，分别抓着两个赤裸的男女人体，那裸体虽然缩小到不盈二尺，却五官百体逼真，在怪佛分持左右的手握中，相向扭曲着……这是何方的神圣啊？恐怕深谙佛理，熟诵密宗佛法的宗教神学家们，也要望之瞠目结舌，不可名状！

蓝光下扫，照出了神座前双手合什，默默顶礼的一个年青女子。她一身素缟，身姿苗条。突然，她在佛坛前缓缓起舞，娥眉弯弯，樱红的丰唇含着似笑非笑的虔诚神情，她那轻飘飘不见屈膝抬脚的舞步，上身纹丝不动，像戏曲鬼戏中美艳女鬼游魂，在空旷的佛堂里旋转飘忽着。忽然，她的身影进入殿堂左隅的暗处，当她再显身时，她身后就跟出一个像她一模一样的白衣女子，如影随形，那女子身后又有一个同样的女子跟了出来……一个跟着一个，不下十七、八人，满台都成了白衣女子的世界。她们轻盈飘逸的游动着，忽而盘旋翩舞，如浪涛滚滚的大江，忽而蹲踞环队，只有手臂向天，宁静中轻轻荡漾，如大海之微波，湖泊之涟漪。地下慢慢升腾起一片白雾，笼罩住了满台白衣女子。刹时，白雾消散，满台白衣女子也像幻影般消失了。只有那最先顶礼的樱唇娥眉，冷艳绝色女子，跪立在

佛座之前，霹雳一声闪电，三头六臂佛猛然跳下神坛，化一为三，在女子四周狂舞起来。原来这怪佛是三个人叠身装扮的。

那美艳绝伦的白衣女子，像着了魔般的，在三个神佛中狂旋欢舞。她长飘发曳，忽聚忽散。猛然一声巨响，佛堂两侧涌出一批世俗男女，有的是腰肢忸怩的浓装少妇，有的是长袍马褂的老年士绅，更多的是头戴靖国军军官大盖帽的将佐。三头六臂怪佛早已隐身暗处，只有那白衣女子在芸芸众生中旋舞着。

那些衣着不伦不类的善男信女们，围着白衣女子，作出种种滑稽可笑的舞步和顶礼膜拜的姿态，真个是群魔乱舞！猛然一声法螺神号，众人在神坛前，两两成列，排成一道梯形纵队，那女子拾级而上，踩着一层层高高擎起的四手，一步步踏上神坛，在三头六臂怪佛伫立的地方，她猛然转身挺立，像变戏法似的，手里多了一个婴儿和一柄长剑。她左手环抱婴孩，右手的长剑指向苍穹。神台下的男女，唰地一声跪在地上，有的擎刀，有的挥剑，作出立誓拚搏的神态。

幽暗的帟幔顶部，横空显出一片闪着“月慧菩萨”四个磷光大字的黄绢长幅，冉冉飘下，恰好披在白衣女子的肩上，看来她就是月慧菩萨喽！

紫绒大幕缓缓闭拢，灯光大亮，剧场里一时寂静异常，散坐在四下的特殊身份的观众都把目光集中在主宾席上那十几位主要文坛头面人物和那一位海外来客。

这一天参加审查舞剧《刽子手之恋》第二幕《月慧菩萨》的观众不多，除了市文化局的领导、文联各协会的负责人和少数新闻单位的记者外，或站或坐散在四角的主要是市歌舞团和兄弟单位一些青年演员。刹那间的静场之后，先从四周站着

的观众中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那掌声火爆、激烈，像突然点燃的鞭炮，简直像是对主宾席间那些头面人物的示威。

记者席上的曹小蕾一直盯着坐在市文化局副局长李悦文和编导夏子雨之间的那个身材高大的老人——马来西亚的白欣之。曹小蕾发觉他眼里泪光闪闪，首先站起来轻轻鼓掌。接着，文化局的领导们也相继鼓起掌来。

大幕拉开。女主角林青瑶怀抱婴儿走出来躬身谢幕。

白欣之痴呆呆地望着林青瑶，呐呐地用马来语说了句：“妈妈，妈妈！”然后附身对坐在他前一排的一个古稀老者低声说：

“心斋老叔，你看这佛堂像吗？”

那老者白发稀疏，一双老眼却极锐利，他轻声说：

“少主，挺像呢。当年的佛堂自然没这宏敞，可那神圣机密劲儿，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白欣之哈哈大笑，转身与夏子雨握手：

“太好了！这一幕既然如此精妙，全剧排出当然会更加动人！祝贺您呀，夏先生，成功之作，成功之作！”

夏子雨瘦削精悍，一头花白寸发，面容却清秀光洁，不显老态。他冷峻地苦笑：

“刑余之作，只有一场，若非当初意见纷纭，今日全剧可成了。半路改造，难矣！”

白欣之连连鼓劲儿：“能成，能成，鄙人定当全力支持先生。听林小姐说，令尊就是攻克凤翔的夏东岳将军，不知老将军安康否？”

夏子雨戚然道：“先父于四三年战死抗日前线，至今已四十三载，我都不记得他的音容笑貌了。”

白欣之也戚然道：“老将军发慈悲于内战疆场，实真佛子也。听说在第四场《法场认子》中您要扮演东岳将军？”

夏子雨淡淡一笑：“能否排出全剧，尚是未知数，第四场是何样子，还在孕育中呢！”

文化局副局长李悦文陪笑插话：

“子雨同志放心吧，有白先生的全力支持，成功的条件就更充分些了。”

“是的，夏先生，我今晚就要请全体演职员到璇宫宵夜。”

他这句话说得声音很大，女记者曹小蕾听后撇了撇嘴，拉了拉身旁的文化局艺术处干部张文舟说：

“我找林青瑶去，你去找夏子雨，咱得弄清白某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 二

后台化妆室里，散乱地放着群舞演员脱下的服装和满地擦拭油彩的棉团绵纸。只有女主角林青瑶一个人在对镜摘卸着满头珠环翠饰。

女记者曹小蕾依在化妆镜旁斜睨着林青瑶娇艳的面容，带着几分嘲弄、几分怜爱：“实在说，我是女的，望之都不由得陡生爱意，男人怎生消得……”

说着她伸出一只手去搂林青瑶的秀肩。青瑶一笑躲开她，脱下了月慧菩萨的霓裳衫，又麻利地解下白绸石榴裙，从小衣橱里取出自己的果皇蓝牛仔裤。

袅娜的腰肢轻盈地一扭，就穿上了牛仔裤。

“我绝对保证，决不对外泄漏，到底作了什么交易，马来西



亚的白先生为什么这样支持《刽子手之恋》呢？”曹小蕾终于把她兜着圈子要问的核心，揭出来了。

林青瑶对女记者口里的“交易”二字有些着恼，但她又不愿得罪自己的这个恩人，就轻嗔微愠地反问：“白欣之先生的事与我何干？”

曹小蕾突然嘿嘿娇笑，手里甩打着仿羊皮小坤包儿：“青瑶妹，待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咱们是老朋友了，甭瞒我，这一场不就是专为白欣之先生演出的吗？李悦文也陪着白老板来看戏！瞧那份德性，他原来不是说意见不一致吗？他可真是翻手为云，复手为雨呀！”

晚报的女记者，敢于如此讥讽市文化局领导，使林青瑶心惊，手一哆嗦，牛仔裤的拉锁错位了；她只好拉开重扣，可是错了牙的拉锁却不听话了。

“有没有蜡，擦点蜡就好开了。”曹小蕾过来帮忙，手里撕拉着拉锁，嘴却不停歇，“青瑶妹，您倒是说呀，白欣之对这出戏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大兴趣呢？”

拉锁终于拉开了，林青瑶扣好牛仔裤，轻轻叹了口气。曹小蕾哼了哼鼻子笑道：

“生人气，生人气，你用白欣之的香水了，枫丹白露牌的，没错，是不是？”

曹小蕾俯在林青瑶的脖子上嗅起来，她那胖胖的圆脸，盖耳的短发，倒真像姥姥当年养的那白哈叭狗儿，只是她太黑了。林青瑶不禁轻声笑了，真是个好疑的妞儿！

看来曹小蕾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点邪风，倒真有些不太见外了。她本来想反唇相讥：“你怎么知道是白欣之的香水味儿？”但想到曹小蕾去年为写那篇关于东海大厦的长篇报告文